

文史資料選輯

(十)



文史資料選輯

第十輯

江南大學圖書館



11231620



政协江苏省苏州市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编 辑 凡 例

一、本选辑刊印的目的,在于保存和积累历史资料,并推动撰写资料工作的开展。

二、本选辑所选的资料,包括戊戌变法到“文化大革命”前各个时期的各个方面,不拘体裁,只要有史料价值均可选入。

三、本选辑选的资料,大都是撰写者亲身经历和见闻,有一定史料价值。但由于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局限性,所述事实,可能不尽翔实,观点可能不尽正确。因此,本选辑只在内部发行,以供历史研究工作者的参考。

四、本选辑对来稿可以选录、删节和文字上的修改。积有相当数量即行出版,并不定期。

目 录

张仲仁先生挽诗	柳亚子(1)
记苏垣爱国耆绅张仲仁先生(上)	毛羽满(2)
高山忆旧录(序、二至七)	沈颀民(39)
先父盖叫天与苏州	张剑鸣(73)
爱国主义的美术教育家、画家颜文梁先生	尤玉洪(77)
我的治医经历	叶桔泉(94)
记我国棉业专家吴味经先生	徐耀祖、李鸿业等(106)
肖退阁先生琐记	陈恩池(144)
忆顾颉刚	沈延国(150)
园林何处不思君	毛心一(156)

编后

记苏垣爱国耆绅张仲仁先生(上)

毛 羽 满

编者按：本文作者系1933年出版的《吴县志》编辑之一，此稿系作者生前最后一件遗稿，毛老晚年多病，但仍坚持写作，1983年春节前，在医院病榻上还在为本会及地方志撰写资料，精神感人，不想由于病情遽尔恶化，于3月9日逝世。本刊将分上、下两部分刊载这篇长文，上半部分为前言，科举时代，北洋幕府，谏阻帝制，湘鄂戡兵五节，下半部分为里居活动，赴渝前后，后记三节。

前 言

公元1929年（民国十八年），笔者时主吴县市乡报笔政。因费仲深先生之介绍，始谒前教育总长张仲仁先生于里邸。先生奖掖后进，不弃愚蒙。知笔者家寒，无力购书，许借邨架所藏，以供阅读。日月不居，去今五十三载。追维杖履，寻绎话言，非侍座便谈于吴殿直巷之古红梅阁，即在北局之青年会与吴苑深处。虽祁寒盛暑，未尝不迫于先生之左右。先生笄岁才华，暮年气节，奔走国事，宏济时艰。邑有兵灾莫不倚先生之调护而得全。故当世奉为钜人长德，皆尊

之曰仲老而不名。

先生于笔者提携至再，尝委笔者为吴县修志局特约撰述及善人桥新村文书干事。“九一八”沈阳事变后，复合办斗报周刊，主张抗战救亡。且招笔者养痾于穹窿山宁邦寺之壮哉楼，达三月之久。

先生于1938年春赴港转抵武汉。任国民参政会主席团员。1943年歿于重庆之清水溪。笔者尝赋七律二首以哭之。

衰年病肺滞江村，客里何人侍寝门。

后世是知尊晚节，此时未必肯归魂。

国民参政推前席，桑梓安危系片言。

叹息东南正气尽，哭公不独为私恩。

穹窿山上月如眉，犹记驱车送别时。

再出原为天下计，高龄不顾一身私。

亲朋聚首汉皋日，子弟抄传蜀道诗。

苦忆虎邱联版语，点头顽石亦慈悲。

去岁，有以先生签名保国会为嫌，故撰此文。述先生之生平，以谥邦人。谓之续列宾客之嘉言录可，谓之继襄阳耆耄之传，亦无可。

吾吴山水秀丽，物产丰饶。骚人墨客，指不胜数。夙有东南文化古城之称。至于科举由状元而官宰辅者，代有其人，然惟宋之范仲淹，庶足为国史生色，乡乘增光。仲老虽官教育总长，洁身率属。故洪宪称帝之际。无一教育界中人列名于劝进表上。归里以后，卖文为生，衣食寒俭，类似村儒。至

于军阀混战，奔走弭兵，外交谄权，挺身反对，置生死祸福于度外。范仲淹为秀才时，即以天下为已任。又曰“不为良相即为良医。”痼痼在抱视人疾苦，犹痼痼之在于已躬。先生建议组织老子军亦以小范老子自比，以视明之王鏊、申时行辈，虽中鼎甲，官首辅，不过广田宅，置姬妾，厚自丰殖，以财产遗其子孙而已。于主持正义，意态坚定，以范仲淹之心为心者。千载而下，仲老不愧为范仲淹之乡人。

科 举 时 代

张一磨，少字崢角，又曰公绂，继号仲仁。辛亥革命后号民佣。九一八沈阳事变后，与笔者合创“斗报”，笔名江东阿斗。晚又号大圜居士。惟仲仁之字，最为人所熟知，晚岁里居，人皆尊之曰仲老。笔者亦以此称之。

仲老生于清同治六年(1880年)，歿于民国三十二年(1943年)，享年七十六岁。

仲老生而颖异，少有神童之誉。官龄九岁，即应童子试。时闽候林天龄按试苏垣，遇幼童，辄拔置堂号，以便考察。试题为孟子“天与贤”三字。仲老误为此节上连万章曰一章，故起讲即误云：“昔尧以天下传诸舜”全文悉被勒红帛。惟试帖诗题白露为霜，仲老首句曰：“酿得秋如此”，则大圈特圈，即中式秀才。仲老尝言，捷报到门，此秀才相公正同其弟一鹏以碎砖瓦在庭中搭小房屋游戏。报捷者奇之。

光绪八年，壬午应乡试。是科正主考为仁和许庚身，副主考为南海谭宗浚，监临原为安徽巡抚裕禄因有事先还皖

省，由两江总督左宗棠代之。次场礼记题“一年视离经辨志”，仲老以志字作史志解：如天文志、地理志、军志等之类，做成两大比（即八股文中之两股）。卷出，仁和梁师标房荐之许庚身，已定为第六名举人。正副主考，倒以各人取中之卷，相互磨勘。谭宗浚以经文礼记题，他卷未有如是之解释，乃调取通志堂经解，皇清经解，令十八房编繙不得，乃抑置副榜第二名。以榜发，拆弥封，见官龄只十三岁，则大奇。左宗棠乃调三场墨卷视其有无抢替痕迹，检毕实无可疑。乃曰“此小子将来当有出息”。此仲老署名江东阿斗之古红梅阁笔记中所自记者。然仲老之族弟张一沅、号愿固，所述则异于此。安徽巡抚裕祿之先事还皖，实以监临一差，让与左宗棠。左以湖南举人佐巡抚骆秉章，以军功起家。平生未尝一膺考差，故无一人为其门生。监临虽属外廉官。两江乡试，合安徽江苏两省。中式之举人名额，在四百名以上。是科所中式之举人，于监临亦称门生。左宗棠秉性傲慢，且自持位高，乃曰：“我能说话否？”许庚身，谭宗浚皆请其发言。左遂谓“张一沅十三岁有此文才，要中式就中第六名，否则不中亦可。”盖宗棠一时义愤蔑视许毫无气魄而滥竽为主考官。照许、谭二人之意，将仲老取中在二百名后。因各省乡试，中式之前十名举人，其三场文字例须于正副主考回京复命时，进呈御览。仲老年龄过轻，恐其文或属“温卷”（温卷是从前人曾做过此题目之文章），被御史弹劾，拟将仲老取中于榜后。经左宗棠一发言，遂置之副榜，使其下科仍可应试。左旋亦后悔。俗语说“窗下休言命，场中莫论

文”。科举中式之文，如暗中摸索，且主考之喜尚不同。如南海李文田典试两江，隔年京讯传出，苏州书坊店之西北地理志等书，为之抢购一空。仲老取中，名次虽后，到底举人一关，已经跨过。以后便可公车入京，应会试及殿试。恐其经此挫折，一蹶不振，文章写得虽好，正副主考不取者，真亦滔滔者皆是。左后询知，仲老之父张是彝在北洋候补。

张是彝，字韶笙，乃庚辰进士，为直隶即用知县，在直隶省侯缺。遂为之致书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，详言其事。李知仲老才名，实始于此。旋委张是彝在保定监宋朝鲜大院君李是应之差使。大院君为朝鲜王之本生父，从笃守旧学，遂不容于东学党。李鸿章乃奏请禁锢之于直省。此为光绪八、九年间之事。

仲老于光绪九年癸未，偕兄一夔乘丰顺轮船北上至保定省父，张是彝之得差暨李之知仲老，古红梅阁笔记中，有“友人劝余至金陵见左公，以稚嫩畏见生客，未即往，未几左公因法越战争事离江南他往，平章军务事去矣。追念哲人，自伤老丈。读李白但愿一识韩荆州之语，辄于邑不已”。则张一泮之言，左宗棠致函李鸿章，言壬午江南乡试事，不能说无丝毫关系。不过仲老不便自记之而已。

光绪十一年，乙酉，仲老以副贡例得应顺天乡试。八月入闱，题为实能容之三句，次题子华使于齐一章，三题孔子尝为委吏矣一节。是科主考为潘祖荫、翁同龢，监临则为顺天府尹沈秉成，仲老中式名列第十，故事顺天乡试例于未揭

晓前，先进呈御览。仲老时官龄为十六岁。军机大臣拆弥封，进呈两官，见年龄甚小，异之。许庚身时亦为军机大臣，奏称：“臣上科典试江南，已中式之为副榜。”西太后见仲老名下末一字不识，军机奏此字与麒麟之麟字同。试后，先归保定。覆试后，即在北京随陆润庠赴山东学政任所，兼课其子灿林读书。

光绪十二年丙戌，仲老入京会试，三场皆与南通张謇同一号舍。及榜出，二人皆未中式。是秋，是彝令仲老返苏完姻。将行，李鸿章忽命是彝与仲老往见。因上年李鸿章以陵差在京，北闱榜出，即问许庚身索阅闱墨，见第十名卷为仲老。故是彝入谒时，说起令偕仲老往见。翌日，仲老至督署，同见者有道府等五人。仲老年幼，在最后面，五人见鸿章俱行半跪礼，仲老则从父命叩首。鸿章命五人坐东首，而命仲老在西首与之同坐。并言：“须多读书。”遂送客出。明日，是彝往辞行，鸿章曰：“汝子跨灶，汝须好好培养。”是彝答以“庚辰到省，候补已历七年，举债度日。”鸿章问故，是彝曰：“海防捐、河工捐、两次压班，即用实成不用”。李鸿章恍然。乃曰：“我当为汝酌之”。仲老见鸿章后即南归完姻，赘于顾氏家。

下一年，北上。则其父是彝已补正定知县之缺，仲老在正定侍父。是年秋末，顾夫人妊子，仲老奉父命返苏接眷。

光绪十四年戊子二月，北上。则其父患病未愈，旋调平乡县。乃谢正定县事回。值仲老之兄一夔，以父病重，不如回南就医。遂以修墓假航海而南。次年仲老入京应会试未售。

复南归，则是彝患疾喘益剧，至六月即逝世。仲老谓其父居官二年，宿逋尚数千金。百日后，由人汲引，馆于盘门汪氏，挈其第一鹏伴读。生徒四人，其一即汪瑞闾，清末在苏任巡警道者。

仲老除处馆外。每月考紫阳、正谊、平江三书院，卖文为活。越二年，光绪十七年辛卯。房师孔祥霖视学湖北，招仲老往佐之。遂辞汪氏馆赴鄂。仅居数日，即病，遂复返苏。病愈后，馆于凤凰街陆家。除授徒外，仍月考书院，以资膏火。

光绪十九年癸巳，山长陆云生开馆。题曰巍巍乎两章。仲老作两卷，皆在超等之中。是年两江乡试，陆晋笙抄仲老文稿夹带入场，而头一场首题，适为子曰巍巍乎两章。陆晋笙之号舍与张一鹏号舍相近，即将仲仁两篇课艺与一鹏各抄一篇。及榜发，二人皆中式。故吴人称仲老为中式三个半举人。

下一年为光绪廿年甲午。仲老与弟一鹏上北京应春官试。寓于姊丈夏孙桐家。及榜出，均不第。回南后，馆于悬桥巷洪氏。

是岁为中日甲午战争。直隶总督李鸿章所统之北洋海陆军一败涂地。李之海陆军尽，而我国之海陆军亦几乎随之而尽。先是西太后貌似归政与光绪，以海军经费移之修筑颐和园。李知不能战而不能言，翁同龢以帝师之尊，欲以一战为少帝之威望。湖广总督张之洞主战尤力。故当时朝士有“李鸿章张了眼睛睡觉，张之洞闭了眼睛走路。”之谑。翌年乙

未马关条约成，割地赔款，中国之元气大伤。海内有识之士，经此日本一击，迷梦渐醒。过去醉心科举者，亦读译书治算术，以增新知。南海康有为联公车三千人言变法。七月京师开设强学会，仲老里居，约同志设苏学会。始设于旧学前之文丞相祠，元和令李紫璈竭力助之。是时风气初开，长老惊诧，至有指为厉气所钟之语。

是时盛宣怀京乡杏荪延张经甫（焕纶）为总教习，何梅生（嗣焜）为提调。即后之交通大学招考各地高才生习师范，仲老之弟一鹏与陈颂平（懋治），同时入选，至上海肄业未数月，一鹏即因事罢归。在苏自设小学于唐家巷，其地原为无忌堂，亦李紫璈大令所拨，充作为校舍。苏学会亦随之迁入其中。生徒初只数十人，所有课本皆由仲老自行编写，且有英文、法文教习各一人。学会中有在上海购买所出版之图书，会员近百人，皆争先阅读。旋强学会为言官所劾，封闭，上海会所亦废。仲老弟兄在唐家巷小学，七日一集会。会员中以邱公恪（名震），汪袁甫（荣宝），皆少年奋发，感慨激昂。校舍不敷，一鹏借款建造，仲老则移砚于悬桥巷洪氏，课文卿侍郎之孙为校刻元史译文补证。

戊戌会试，一鹏以校务来往，仲老独往。初乘京津火车，住夏闰技家。及同考官揭晓，闰技分房，仲老以内弟，例行回避。闰技入闱后，托友人秦衡山同年树声招待散闷。时康有为在南海会馆开保国会，由衡山拉仲老往听。入馆门，闻土声击节，见南海弟子梁任公启超，麦孺博，仲老亦署名会簿。言官文章弹劾，二次开会于贵州馆，仲老又往听。京朝

向习嫖娼，会中之人，多为少年急进之狂士，言官又有禁阻之请。

仲老南归，至八月始闻政变之讯。六君子被杀、康、梁逃至英、日。于是苏学会亦无形解散，而学校诸生之父兄，多复习八股。时李紫敦已移官江阴，致书一鹏，有“传闻令兄神经失常之语”，可见人心惶恐与不安。谭嗣同、林旭、杨锐、杨深秀、刘光第与有为之弟康广仁，未经提审，即行弃市。此当时所称之六君子。谭最激昂慷慨。北京镖局有大刀王五，精于拳击，燕赵酒徒，称之曰侠客，奉之魁帅。欲保谭下关东亡命，谭谢曰：世安有变法而不流血者。临刑前赋一诗曰：“望门投止思张俭，忍死须臾待杜根。我自横刀向天笑，去留肝胆两昆仑”。一指康有为，一即指王五。后上海外滩俄道胜银行门柱饰有六头像，传即谭等六君子。笔者曾询之仲老，仲老曰：“当时确有此种说法”。

戊戌后，仲老曾应邑人吴郁生（钝斋）四川学政之聘，往助其校士。故得畅游四川各地。至壬寅九月中旬始附四川副主考俞阶青同年之舟东下。因次年为光绪廿九年癸卯会场在开封举行（邑人孔庚候绍晋单束笙镇，皆汴试进士，潘由笙、昌煦、陆棣威鸿仪即选入翰林），而夏闰枝又入闱，仲老二次回避，乃于闰五月入都应经济特科，廷试正场，一等四名，复试一等二名。以知县发往直隶补用。自此入北洋幕府。

按经济特科之试，发端于光绪二十四年，贵州学政严修之一摺，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，会同礼部奏请考试，一俟咨送人数足敷考选，即可随时奏请，定期举行。后至廿七年，

行在内阁奉旨，照博学鸿词科例，于本届会试前举行。后至廿八年，又谕改于明年会试后举行。光绪廿九年五月二十四日，上谕“经济特科，保荐人员，着于闰五月十六日在保和殿考试”。距严修(范孙)学政之请已阅六载，始以政变继以庚子联军入京，屡经推迟，皆以经济为新名词，恐党人混入，故力主严格。特课总技为张之洞。首场取梁士诒第一名，西太后见梁籍广东，注曰：“又是一个广东姓梁的”。梁士诒遂不应复试。

初，张之洞拟取中百余人，庆亲王奕劻传旨，不得超过三十人。仲老卷列第一。及拆封见一江苏举人，以煌煌大典，首列一本无官阶之士，过于减色。乃以本定第十名之袁嘉穀易之。袁为云贵总督王文韶所保又新科庶吉士。仲老以第二名，发往直隶以知县补用。引见后，谒见各阅卷大臣，张之洞接见各门生，开口即云：“你们阔极了，康熙、乾隆鸿博数百人，现祇三十七人，名贵之至”。顾谓仲老曰：“愿往湖北乎”，仲老应之。退后见邓孝先邦述，邓曰：“张香涛门生夏某，入幕十余年咯血终。君精神恐不能从”。香帅之洞起居无节，可一、二月不出理事，一旦高兴起来，可一连二、三日不休息。李伯元之“官场现形记”所谓“八座荒唐、起居无节”者，即指张之洞而言。后之洞因奏定学校章程久未脱稿留京。仲老由之洞幕府汪荃台言之之洞，乃许先往直隶，直督袁世凯一见即令入幕，不三日而下委扎。笔者尝问仲老试经济科为何人所保荐，仲老曰：“一为陕西学政沈淇(泉卫)，一为四川学政吴郁生(蔚若)”。

仲老尝笑语笔者，晋郗超为桓温入幕之宾，幕宾有二种，持军机大臣一函，饱食终日无所事事。一旦冰山忽倒饭碗粉碎。此外则如盛杏蓀幕中之何梅生，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联名争废立事，御史余诚格奏经元善为盛之属员，饬盛交出，盛大恐，何梅生为草奏云：“当今之世，父不能保其子，师不能保其弟”。即如余诚格为康有为之房师，若责令余交出康有为恐亦未能遵办。西太后览奏释然。余诚格旋谪于外。何梅生真翩翩书记不啻应阮之才。

北 洋 幕 府

袁世凯，字慰庭，又号容庵，河南项城县人。生父名保中。随其叔袁甲三（保庆）团练乡勇，助李鸿章攻捻军，故与李鸿章交深。袁世凯后出嗣于保庆为子。保庆于同治七年经两江总督马新贻奏调，充江南巡盐道。保庆歿，遗产较丰，袁世凯不乐乡居，以一庠生至登州。依保庆之好友吴长庆提督（字筱轩，属李鸿章管辖）。时南通张謇在长庆幕，课其子保初。袁世凯从张謇习八股文，拜之为师。（张謇字季直，后中光绪甲午状元）。后袁世凯随吴长庆淮军开赴朝鲜，被委为前敌营务处。旋清庭以袁世凯治军严肃，剿抚应机，得以问知用。分发各省，并赏戴花翎，此为袁世凯出仕宦途之始。

光绪十三年，直隶总督李鸿章委袁世凯为驻朝鲜总理交涉及商务事宜。从此袁世凯与李鸿章发生直接之关系。甲午战争前夕，袁世凯托病，电李鸿章恳调还国。光绪二十一年，袁世凯以温处道员，在天津小站练兵。此为其后在军事上与

政治上奠定基础之开端。

戊戌政变前二日，光绪帝破格提拔袁世凯为候补侍郎。令其杀荣禄，以兵围颐和园，迫慈禧太后交出政权。袁世凯遽返天津泣诉于满人直隶总督荣禄之前。于是光绪被幽禁于瀛台，西太后垂帘训政。光绪二十五年，袁世凯继毓贤而为山东巡抚。光绪二十七年冬，由山东巡抚调升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。

张仲老中式经济特科于光绪二十九年，始入北洋幕府，袁世凯已督直隶二年。袁世凯因戊戌政变故，颇为西太后所信任，当时所谓帘眷甚隆。

北洋幕中二十余人候补道，有陈昭常、蔡漆沧、阮忠枢、翰林则于式枚、傅增湘、留学生金邦平等。海门周嘉禄，本管学务，南归，遂以仲老继之。学务总办严修，本与仲老为壬午同年，颇为相得。仲老除公牍外，买书自修，以补学力之不足。如是者一年，除公务相见外，未私谒府主，亦未尝求一阶。月薪六十金，未尝求加一文。有所委托，未尝辞谢。人或以为谄、或以为廉，未加计较。后天津学界，群相称誉。

一年以后，袁世凯令兼办摺奏。时天津方营新政，举凡警察及地方自治等之规则章程，莫不委之仲老。甚至外而交涉，内而法律，凡旧幕僚所不能办之新政，几无役不从之。

段芝贵以候补道员，任天津南段警察局总办，随时出入督署。段为胁肩谄笑、寡廉鲜耻之小人。对袁世凯先意承旨，极尽献媚之能事，而深得袁之宠信。光绪三十二年，庆亲王奕劻为军机大臣。其子载振封镇国将军，贝子衔。时为